

拔花生

■吴俊杰

我常常从集市买回一袋带壳煮的花生，每次剥开一粒放进嘴里，那独特的鲜香味道便如一根无形的线，猛然拽着我沉回从前，沉入故乡那片熟悉的田地里。眼前便浮现出扁担两头圆箩筐里饱满鼓胀的花生和母亲弯腰在田垄间劳作的背影。

那年头，花生收成在即，田野间弥漫着一种踏实而紧张的期待。花生的叶片在骄阳之下，绿得深浓，几乎要滴落下来。母亲早早便卷好了裤脚，她轻拍我的肩膀：“走，跟我去拔花生！”

母亲在前，我在后，踏进齐膝高的花生地。我模仿着母亲的样子，双手攥紧花生秧子，咬紧牙关用力一拔——只听“扑哧”一声轻响，花生秧子居然应声断掉了，根却还顽固地深扎在泥土里。我手中只剩半截秧子，尴尬地站着，不知所措。母亲回头看见了，不由得笑出声来，眼角的皱纹也如花朵绽放开来：“傻孩子，拔花生不能只用蛮力，要顺着劲儿往上提，像这样——”她俯身重新示范，只见她微微弯腰，双手用力恰到好处，轻轻一提，整墩花生便连秧带果，完好无缺地破土而出，抖落下一片沙沙作响的泥土。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重新蹲下身子，撅起屁股，握紧花生秧，屏气凝神，再用力一提。终于，一墩沉甸甸的花生也随着我的手破土而出！我高兴地举在手里，花生果实颗颗饱满，圆润喜人，在阳光下仿佛挂满了泥土的勋章。母亲看着我的成果，脸上也漾开了笑意，那笑意暖融融的。

拔花生这活儿，重复间愈显其累，不多时我脸上便挂满了汗珠，后背衣服也湿漉漉地紧贴着皮肤。太阳渐渐升到头顶，热浪蒸腾，汗水流进眼里，又涩又辣。母亲看我累得直喘粗气，便放下手里的活，招呼我坐到田埂上



(视觉中国)

歇息。

她变戏法似的从篮子里拿出咸菜疙瘩和几张干煎饼，还有一罐凉白开。我们母子俩便就着咸菜啃起干巴巴的煎饼来，咸菜很咸，煎饼粗糙，但嚼着嚼着竟也嚼出了几分滋味。母亲怜爱地伸手拂去沾在我衣襟上的泥点，又拍拍我后背的尘土：“累了就多歇会儿。”那拍打虽轻，却仿佛有温热的熨帖，抚平了我小小身躯里所有的酸痛，让我又攒足了重新站起来的力气。

太阳西斜，母亲担着两大筐沉甸甸的花生走在前头，我则提着小篮子跟在后边，我忍不住问母亲：“明年咱们还种花生吗？”母亲没回头，声音却带着笑意飘了过来：“种！明年多种些，收成好了，母亲给你买新书包！”我

听了，心里如同吃了蜜糖一般甜滋滋的，肩上的篮子似乎也轻了许多。

之后岁月如河奔流，城市如巨兽吞没了我与土地相连的根系，母亲的身影亦在匆忙间日渐模糊。如今，指尖再次捏破一枚花生壳，那清脆的迸裂之声，仿佛是当年泥土里被拔出的第一棵花生秧的轻微回响。圆壳之内，果实安然卧在它小小角落；而圆壳之外，母亲在田垄间弯腰的身影，却成了我心底永远无法填满的缺口。

这圆壳里包裹的，何止是花生？是母亲弓身泥土里为我弯下的整个天空，是岁月蒸干后凝结在记忆田埂上的盐粒——所谓人生滋味，大约就是这剥开一层，才知道里头层层皆浸着旧时汗与泪的根根牵连。

■林彦吟

七月的日头毒得很。天刚蒙蒙亮，外婆的菜园子就醒了。露水挂在空心菜的嫩尖上，丝瓜藤缠着竹架往上爬，藏在叶底的苦瓜泛着青，沾着夜气的湿凉。外婆已经蹲在菜畦边，竹篮里躺着刚掐的空心菜，绿得能掐出水来。

“阿妹快来，帮阿嬷理理菜。”她喊我的时候，草帽沿的阴影遮着眉眼，鬓角的白发被汗濡湿，贴在脸颊上。我蹲过去，看她把空心菜一把把理齐，菜根对齐了，用稻草在中间绕两圈，系成整齐的小捆。“这样买主看着舒坦。”她教我，指尖带着泥土的腥气，指甲缝里嵌着深绿的菜汁——那是几十年侍弄菜园子，刻进皮肉里的颜色。

卖菜是外婆的念想。尽管年纪越来越大了，但她总说“闲不住”，硬是在屋后辟了半亩地。起初舅舅不赞成：“您在家歇着，我们给您钱。”外婆把脸一沉：“我还能动！自己挣的花着踏实。”如今这菜园子成了她的宝，春种空心菜，夏栽丝瓜，秋播芥菜，冬育白菜，四季常青，像她永远不肯歇脚的性子。

七月菜摊

七点的菜市场最热闹。舅舅开着小货车送我们到街口，表弟帮着把竹筐搬下车，外婆提着杆秤挪到摊前，慢慢把菜摆开。空心菜码成小堆，丝瓜按长短排好，苦瓜用草绳串着挂在竹竿上，每样菜都透着精气神。隔壁卖海蛎的阿婆打趣她：“阿嬷，你这菜真水灵！”外婆笑得眼睛眯成缝：“那是，它们喝的都是井水，晒的都是日头，实诚着呢。”

我帮她守摊，看她跟熟客打交道。张阿姨来买空心菜，她伸手在菜堆里翻：“拿这捆，嫩！”称完又多塞了一把小葱：“自家种的，不值钱。”李伯来挑丝瓜，她踮脚够最高处的：“这个直溜，炒着吃甜。”算账时总把零头抹了：“几毛钱的事，下次再来。”太阳爬到头顶，她的蓝布衫后背湿了一大片，却总说不热，收摊时数着零钱，纸币捋得平平整整，硬币哗啦啦装进铁皮盒，声音脆生生的。

有回我问她：“阿嬷，卖这点菜累一天，值当吗？”她正把空竹筐叠起来，闻言停下手中的活，指着远处的菜摊：“你看那卖豆腐的老陈，六十多岁了还

天天起早磨豆子；对面卖鱼的小妹，凌晨三点就去码头挑货。咱农家人啊，手脚勤快点，日子才过得踏实。”她顿了顿，从铁皮盒里摸出张五块钱，“拿去店里买点冬瓜糖”。我会心一笑，这是我和外婆都爱吃的零嘴。

傍晚帮外婆把铁皮盒里的钱倒在桌上，毛票硬币堆成小山。她数出几张纸币递给我和表弟：“拿去买书买文具，要好好学习。”剩下的仔细包好，塞进布包里。“存着，”她拍拍布包说，“等过些天我再去买新鲜芋头给你们炸芋头饼。”夕阳透过窗棂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鬓角的白发泛着暖光。

我忽然懂了，外婆的菜摊哪里是在卖菜。她卖的是清晨的露水，是正午的日头，是一个老人对土地的念想，对日子的热忱。那些被她系得整整齐齐的菜捆，被她抹掉的零头，被她数得叮当响的硬币，都是她用勤劳编织的生活——不图大富大贵，只愿手脚不停，自食其力，就像田埂上的野草，迎着日头，使劲儿地长。

重复的力量

■张雅珣

报名了隔壁街道的社区夜校学乒乓球，第一节课老师就把我的握拍方式由直拍改为横拍，课程过半我还在练习用固定姿势接球。

但是我不是乒乓球小白，我从初中就开始野路子打球，高中和大学的体育课多次选修了乒乓球，课余时间和同学相约到操场打球，工作后也将乒乓球当做业余消遣，甚至买了一张球桌放在老家。

在夜校中，我会用固定姿势接老师发出的球——那是老师教的一种正手接球姿势——双腿分开微微屈膝，身体前倾，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拍子从桌沿挥到眼前的时候腰部随之扭动。但当真正进入实战，就没有那么多恰到好处的球了，甚至不止需要用到正手。

夜校的上课时间是每周一，有时候遇到场地维护、老师生病还会顺延。昨天的课距离上一次课就已经有两周了。

昨天课上接球训练时，老师疑惑地问我：“你是不是除了上课，已经很久没打球了？”我解释：“我打的时候一般怎么能接到就怎么打，倒是没有专门去用这个姿势。”老师随即建议我还是要使用新学的姿势打，否则就白学了。

课程进行到一半，有个训练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的同学姐来到我面前——这是一个神态平和的中年女性，面色因为运动而微微泛红——很诚恳地说，她初学的时候，每天早上会对着镜子挥拍500下，这样身体记住了动作，当球迎面而来的时候，无须思考，就能够挥出那个早已熟练的动作。我点点头，向她道谢。我们一起上了7节课，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熟能生巧”，是我会用在作文里的成语；“量变产生质变”，是我听过许多遍的哲理。但是，我知道它，我会不会用它？

同学姐对于努力的坦诚让我很服气，她没有高高在上地指导我，而是把她初学时看起来有点笨，但是对她确实有效的方法分享给了我。她让“熟能生巧”具象化——不是笼统的“多练”，而是具体的“每天500下”；她也让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每天500下”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是她自己的探索。

远离学校好多年，我选择在上班外的时间上夜校提升乒乓球技能，希望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吝赐教的同学姐则给了我意外的收获——不管在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持续探索新的学习方式，并且相信重复的力量。

